

劉

子



14973

221

劉

子

劉 晝 著
袁孝政 註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劉 子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子彙漢魏叢書及
畿輔叢書皆收有此書子彙畿輔均題
作劉子漢魏題作新論子彙無注故僅
二卷漢魏畿輔皆十卷本有注漢魏本
漫漶故據畿輔本排印書名亦從之又
按明刻何允中漢魏叢書本此書題劉
總撰王謨重刊本已改作劉晝撰

四庫全書提要

劉子十卷。案劉子十卷。隋志不著錄。唐志作梁劉勰撰。陳振孫書錄解題。晁公武讀書志。俱據唐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序。作北齊劉晝撰。宋史藝文志亦作劉晝。自明以來。刊本不載孝政註。亦不載其序。惟陳氏載其序。略曰。晝傷已不遇。天下陵遲。播遷江表。故作此書。時人莫知。謂爲劉勰。劉歆。劉孝標。作云云。不知所據何書。故陳氏以爲終不知晝爲何代人。案梁通事舍人劉勰。史惟稱其撰文心雕龍五十篇。不云更有別書。且文心雕龍樂府篇。稱塗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娥謠乎飛燕。始爲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於西河。西音以興。此書辨樂篇。稱夏甲作破斧之歌。始爲東音。與勰說合。其稱殷辛作靡靡之樂。始爲北音。則與勰說迥異。必不出於一人。又史稱勰長於佛理。嘗定定林寺經藏。後出家。改名慧地。此書末篇。乃歸心道教。與勰志趣迥殊。白雲霽道藏目錄。亦收之。太元部無字號中。其非奉佛者明甚。近本仍刻劉勰。殊爲失考。劉孝標之說。南史。梁書。俱無明文。未足爲據。劉歆之說。則激通篇稱班超憤而習武。卒建西域之績。其說可不攻而破矣。惟北齊劉晝。字孔昭。渤海阜城人。名見北史。儒林傳。然未嘗播遷江表。與孝政之序不符。傳稱晝孤貧受學。恣意披覽。晝夜不息。舉秀才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綴輯詞藻。言甚古拙。與此書之綺麗輕倩。亦不合。又稱求秀才十年不得。乃發憤撰高才不遇傳。孝昭時。出詣晉陽上書。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終不見收。乃編錄所上之書爲帝道。河清中。又著金箱壁言。以指機政。

之不良。亦不云有此書。豈孝政所指。又別一劉畫歟。觀其書末九流一篇。所指得失。皆與隋書經籍志子部所論相同。使隋志襲用其說。不應反不錄其書。使其剽襲隋志。則貞觀以後人作矣。或袁孝政採掇諸子之言。自爲此書而自註之。又恍惚其著書之人。使後世莫可究詰。亦未可知也。然劉勰之名。今既確知其非。自當刊正。劉畫之名。則介在疑似之間。難以確斷。姑仍晁氏陳氏二家之目。題畫之名。而附著其抵牾如右。

劉子卷一

清神第一

齊阜城劉晝著

播州袁孝政註

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故神靜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將全其形，先在理神。故恬和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棲心，則不誘於外。神恬心清，則形無累矣。虛室生白，吉祥至矣。人不照於燦金而照於瑩鏡者，以瑩能明也；不鑑於流波而鑑於靜水者，以靜能清也。鏡水以明清之性，故能形物之形；由此觀之，神照則垢滅，形靜則神清。垢滅則內慾永盡，神清則外累不入。今清歌奏而心樂，悲聲發而心哀，神居體而遇感推移，以此而言之，則情之變動，自外至也。夫一哀一樂，猶蹇正性，况萬物之衆，而能拔擢以生心神哉？故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七竅者，精神之戶牖也；志氣者，五臟之使候也。耳目之於聲色，鼻口之於芳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七竅徇於好惡，則精神馳騖而不守；志氣靡於趣捨，則五臟滔蕩而不安。嗜慾連綿於外，心腑壅塞於內，蔓衍於荒淫之波，留連於是非之境，而不敗德傷生者，蓋亦寡矣。是以聖人清目而不視，靜耳而不聽，閉口而不言，棄心而不慮，貴身而忘賤，故尊勢不能動，樂道而忘貧，故厚利不能傾。容身而處，適情而游，一氣浩然，純白於衷，故形不養而性自全，心不勞而道自至也。

防慾第二

人之稟氣必有性情。性之所感者情也。情之所安者慾也。情出於性而情違性。慾由於情而慾害情。情之傷性。性之妨情。猶煙冰之與水火也。煙生於火而煙鬱火。冰出於水而冰遏水。故煙微而火盛。冰泮而水通。性貞則情銷。情熾則性滅。是以珠瑩則塵埃不能附。性明則情慾不能染也。故林之性靜。所以動者風搖之也。水之性清。所以濁者土渾之也。人之性貞。所以邪者慾眩之也。身之有慾。如樹之有蠹。樹抱蠹則還自鑿。身抱慾而返自害。故蠹盛則木折。慾熾則身亡。將收情慾。先斂五關。五關者。情慾之路。嗜好之府也。目愛綵色。命曰伐性之斤。耳樂淫聲。命曰攻心之鼓。口貪滋味。命曰燠喉之煙。身安羶醜。命曰召隱之機。此五者。所以養生。亦以傷生。耳目之於聲色。鼻口之於芳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然亦以之死。亦以之生。或爲賢智。或爲庸愚。由于處之異也。譬由愚者之養魚鳥也。見天之寒。則內魚於溫湯之中。而棲鳥於火林之上。水木者。所以養魚鳥也。養之失理。必至焦爛。聲色芳味。所以悅人。悅之過理。還以害生。故明者劓情以遺累。約慾以守貞。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靡麗之華。不以滑性。哀樂之感。不以亂神。處於止足之泉。立於無害之岸。此全性之道也。夫蜂蠶螫指。則窮日煩擾。蚊蟲嗜膚。則通宵失寐。蚊蜂小害。指膚外疾。人入山則避蜂蠶。入室則驅蚊蚤。何者。以其害於體也。嗜慾攻心。正性顛倒。嗜慾大害。攻心內疾。方於指膚。亦以多也。外疾之害。輕於秋毫。人知避之。內疾之害。重於泰山。而莫之避。是棄輕患而負重害。不亦倒乎。人有牛馬放逸不歸。必知收之。情慾放逸而不知收之。不亦惑乎。將收情慾。必在危

微情慾之萌。如木之將蘖。火之始熒。手可掣而斷。露可滴而滅。及其熾也。結條凌雲。煽爆章華。雖窮力運斤。竭池灌火。而不能禁其勢盛也。嗜慾之萌。耳目可關。而心意可鑰。至於熾也。雖褻情卷慾。而不能收其性敗也。如能塞先於未形。禁慾於危微。雖求悔慙。其可得乎。

去情第三

情者。是非之主。而利害之根。有是必有非。能利亦能害。是非利害存於衷。而彼此還相疑。故無情以接物。在遇而恆通。有情以接人。觸應而成礙。由此觀之。則情之所處。物之所疑也。是以謀揚譽人。而受譽者不以爲德。身膺強飯。而蒙飽者不以爲惠。嬰兒傷人。而被傷者不以爲怨。侏儒嘲人。而獲嘲者不以爲辱。何者。挾利以爲己。有情於譽飽。雖蒙惠而非德。無情於傷辱。雖獲毀而無憾。魚不畏網。而畏鵜。復讎者不怨。鎡鐸而怨其人。網無心而鳥有情。劍無情而人有心得。使信士分財。不如投策探鉤。使廉士守藏。不如開局全封。何者。有心之於平。不若無心之不平也。有慾之於廉。不若無慾之不廉也。今人目若驪珠。心如權衡。評人好醜。雖言得其實。彼必嫌怨。及其自照明鏡。摹倒其容。醜狀既露。則內慙而不怨。向之評者。與鏡無殊。然而向怨今之慙者。以鏡無情而人有心得也。三人居室。二人交爭。必取信於不爭者。以辨彼此之得失。夫不爭者未必平。而交爭者未必偏。而信於不爭者何也。以爭者之心。並挾勝情故也。飄瓦擊人。虛心觸己。是以聖人棄智以全真。遺情以接物。不爲名尸。不爲謀府。混然無際。而俗莫能累矣。

韜光第四

物之寓世。未嘗不韜形滅影。隱質退外。以全性棲命者也。夫含奇佩美。術異露才者。未有不以毗傷性。毀命者也。故翠以羽自殘。龜以智自害。丹以含色磨肌。石以抱玉碎質。此四者。生於異俗。與人非不隔也。託性於山林。寄情於物外。非有求於人也。然而自貽伊患者。未能隱其形也。若使翠斂翮於明丘之林。則解羽之患永脫。龜曳尾於陽谷之泥。則鑽灼之患不至。丹伏光於春山之底。則磨肌之患永絕。石亢體於元圃之岳。則剖琢之憂不及。故窮巖曲岫之梓。傑生於積石。顓貫青天。根鑿黃泉。分條布葉。輪囷礫碗。騏驎戲其下。鷁鷖游其顛。浮雲棲其側。清風激其間。終歲無毫釐之憂。免刀斧之入者。非與人有德也。能韜隱其質。故致全性也。路側之榆。樵人採其條。匠者伐其柯。餘有尺蘂。而爲行人所折者。非與人有仇也。然而致寇者。形不隱也。周鷄斷尾。獲免犧牲。文王欲殺雄鷄。祭廟其鷄知毛色度。乃自斲其尾。恐神明不諫。遂免死。山狙見巧。終必招害。山狙靈獸。善能拍前。楚王出獵。山狙統樹見巧。王問左右曰。誰能善射。對曰。惟養由基。王令射之。由基調絃。捻箭。狙抱樹而啼。知其神射。必見死也。由此言之。則出處之理。亦可知矣。是以古之有德者。韜迹隱智。以密其外。澄心封情。以定其內。內定則神腑不亂。外密則形骸不擾。以此處身。不亦全乎。

崇學第五

至道無言。非立言無以明其理。大象無形。非立象無以測其奧。道象之妙。非言不津。津言之妙。非學不傳。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以光身者也。夫繭繅以爲絲。織爲緹紵。績以黼黻。則王侯服之人。學爲禮儀。

雕以文藻。而世人榮之。繭之不練。則素絲蠶於筐籠。人之不學。則才智腐於心胸。海蚌未剖。則明珠不顯。崑竹未斷。則鳳音不彰。性情未鍊。則神明不發。譬諸金木。金性苞水。木性藏火。故鍊金則水出。鑽木而火生。人能務學。鑽鍊其性。則本慧發矣。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染使然也。冰生於水。而冷於水。寒使然也。鏡出於金。而明於金。瑩使然也。戎夷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語。教使然也。山抱玉而草木潤焉。川貯珠而岸不枯焉。口納滋味。而百節肥焉。心受典誥。而五性通焉。故不登峻岑。不知天之高。不瞰深谷。不知地之厚。不游六藝。不知智之深。遠而光華者。節也。近而愈明者。學也。故吳錡質勁。非箬羽而不美。越劍性利。非淬礪而不銛。人性懷慧。非積學而不成。沿淺以及深。披闇而覩明。不可以傳聞稱。非得見汎濫善也。夫還鄉者。心務見家。不可以一步至也。慕學者。情纏典素。不可以一讀能也。故爲山者。基於一簣之土。以成千丈之峭。擊并者。起於三寸之坎。以就萬仞之深。靈珠如豆。不見其長。疊歲而大。饒舌如指。不覺其損。累時而折。懸巖滴溜。終能穿石。規車牽索。卒至斷軸。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然而斷穿者。積漸之所成也。耳形完而聽不聞者。聾也。目形全而視不見者。盲也。人性美而不監道者。不學也。耳之初窒。目之始昧。必不恡百金。逆醫千聖。人不涉學。猶心之雙盲。不知遠近。明師以攻心術。性之蔽也。故宣尼臨沒。手不釋卷。仲舒垂卒。口不輟誦。廖川人下帷誦誦三年不窺園。有子惡臥。自碎其掌。蘇生患睡。親錐其股。洛陽人讀書欲睡。以錐刺其股。流血至踝。以聖賢之性。猶好學無倦。矧庸人而可怠哉。

專學第六

學者出於心。心爲身之主。耳目候於心。若心不在學。則聽誦不聞。視簡不見。如欲鍊業。必先正心。而後理義入焉。夫兩采掩目。則冥默無覩。雙珠填耳。必寂寞無聞。葉作目蔽。珠爲耳鯁。二關外擁。視聽內隔。固其宜也。而離婁察秋毫之末。不聞雷霆之聲。季子聽清角之韻。不見嵩岱之形。視不關耳。而耳不見。聽不關目。而目不聞者。何也。心溺秋毫。意入清角。故也是以心駐於目。必忘其耳。則聽不聞。心駐於耳。必遺其目。則視不見也。使左手畫方。右手畫圓。令一時俱成。雖執規矩之心。迴剡劒之手。劒方刀。圓刀。而不能者。由心不兩用。則手不並運也。弈秋。通國之善弈也。當弈之時。有吹笙過者。傾心聽之。將圍未圍之際。間以奕道。則不知也。非弈道暴深。情有暫闇。笙猾之也。隸首。天下之善算也。當算之時。有鳴鴻過者。轉弧擬之。將發未發之間。間以三五。則不知也。非三五難算。意有暴昧。鴻亂之也。弈秋之弈。隸首之算。窮微盡數。非有差也。然而心在笙鴻。而弈敗算撓者。是心不專一。游情外務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專於聽也。聾無耳而目不可以聞。專於視也。以瞽聾之微。而聽察聰。視明審者。用心一也。夫蟬難取而黏之。如掇。掇急也。仲尼適楚。見偃僂者捕蟬。黏之如綴。曰。巧哉。巧哉。卷耳易採而不盈傾筐。梟耳莫如鼠耳。叢生如盤。可養爲茹。卽今蒼耳。詩云。采采蒼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實彼周行。是故學者必精勤專心。以入於神。若心不在學。而強諷誦。雖入於耳。而不諦於心。譬若聾者之歌。效人爲之。無以自樂。雖出於口。則越散矣。

劉子卷二

辯樂第七

樂者、天地之聲、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人心喜則笑、笑則樂、樂則口欲歌之、手欲鼓之、足欲舞之。歌之舞之、容發於聲音、形發於動靜、而入於至道、音聲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能無樂、樂則不能無形、形則不能無道、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樂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淫、使其音調絀而不詭、使其曲繁省而廉均、是以感人之善惡、不使放心邪氣、是先王立樂之情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各像勳德、應時之變。故黃帝樂曰雲門、象雲氣出入、周人冬至舞之、以祀天神、顓頊曰五莖、言其德被萬物、盡有根莖、饁曰六英、言其德覆羣生、自有英華、堯曰咸池、象池水周徧、周人夏至舞之、以祭地祇、舜曰簫韶、韶、紹也、以其紹堯之業、而能齊七政、肇十有二牧、故周人舞之、以祀四望、禹曰大夏、夏、大也、以其大堯舜之德、而能平水土、故周人舞之、以祭山川、湯曰大濩、濩、護也、湯寬仁而能救護生民、周人舞之、以享姜嫄、武曰大武、武王以黃鍾布牧野之陣、歸以太簇無射、此八樂之所以異名也。先王聞五聲、聞當作文、五聲、宮商角徵羽也、播八音、播、被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非苟欲愉心娛耳、聽其鏗鏘而已、將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協律呂之情、律管有十二、以應十二月、和陰陽之氣、調八風之韻、東北方條風、東方明庶風、東南方清明風、南方景風、西南方涼風、西方閭闔風、西北方不周風、北

方廣漠風通九歌之分。樂有九奏。九奏者。九夏也。王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鵠夏。該夏。肆夏。王出奏。王夏。兩君相見奏肆夏。牲出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助祭奏齊夏。族人侍養奏族夏。公出奏鵠夏。賓辭出奏該夏。是謂九夏。卽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也。奏之園丘。則神明降。用之方澤。則幽祇昇。擊拊球石。則百獸率舞。樂終九成。則瑞禽翔。書曰。蕭韶九成。鳳凰來儀。上能感動天地。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下則移風易俗。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聲音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孝經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德音之音。雅樂之情。盛德之樂也。明王旣泯。風俗凌遲。雅樂殘廢。而溺音競興。溺。淫也。故夏甲作破斧之歌。始爲東音。破斧。曲名。歌者曰。嗚呼。皆喪命矣。夫東音。東方主角音也。殷辛作靡靡之樂。始爲北聲。北鄙被伐之聲。鄭衛之俗好淫。故有溱洧桑中之曲。溱洧。二水名。桑中。淫荒之地。鄭衛公室淫亂。化殺人間。□□□□男女奔淫野合。溱洧詩云。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桑中詩云。期我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鄭國尤甚。楚越之俗好勇。則有赴湯蹈火之歌。楚王好勇。放火燒甘泉宮。令士卒救之。如戰陣。有功者賞。無功者罰。士卒以泥塗身爭救死者三千餘人。各咏其所好。歌其所欲。作之者哀。聽之者泣。由心之所感。則形於聲。聲之所感。必流於心。故哀樂之心感。則焦穀暉緩之聲應。濮上之音作。則淫佚邪放之志生。昔商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沉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爲晉平公鼓之。師曠啓王曰。此是濮水上樂。亡國之音也。後遂廢不用。故延年造傾城之歌。漢武思靡曼之色。靡曼妖冶也。

李延年姿顏色艷武帝壁之任爲協律都尉帝令造新聲延年待上起舞而歌曰南國有佳人美者顏如玉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不惜傾城國佳人不再得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迺召見之寶淑麗善舞納爲夫人生昌邑王時人語曰一雌一雄雙飛入紫宮中雍門作松栢之聲齊泯願未寒之服雍門樂人也爲齊王彈秋風入松柏曲音極慘悽王寒思著續荆軻入秦宋意擊筑歌於易水之上軻爲太子丹報讎去至易水太子送之宋意爲擊筑軻拔劍起舞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其精誠感天白虹貫日後攢秦王悞中銅柱身死於秦宮聞者瞋目髮直穿冠趙王遷於房陵心懷故鄉作山木之謳坐唱曰謠行唱曰謳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思君兮君豈知聽者嗚咽泣涕流連此皆淫泆悽愴憤厲哀思之聲非理性和情德音之樂也桓帝聽楚琴慷慨歎息悲酸傷心卽楚姬怨也曰善哉爲琴若此豈非樂乎夫樂者聲樂而心和所以非爲樂也今則聲哀而心悲灑淚而獻歎是以悲爲樂也若以悲爲樂亦何樂之有哉今悲思之聲施於管絃聽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感怨思之聲豈所謂樂哉故奸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樂不和順則氣有蓄滯氣有蓄滯則有悖逆詐僞之心淫泆妄作之事是以奸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使人心和而不亂者雅樂之情也爲詩頌以宣其志鍾鼓以節其耳羽旄以制其目聽之者不傾視之者不邪耳目不傾不邪則邪音不入邪音不入則情性內和情性內和然後乃爲樂也

履信第八

信者行之基。行者人之本人。非行無以成。行非信無以立。故信之行於人。譬濟之須舟也。信之於行。猶舟之待楫也。將涉大川。非舟何以濟之。欲泛方舟。非楫何以行之。今人雖欲爲善而不知立行。猶無舟而濟川也。雖欲立行而不知立信。猶無楫而行舟也。是適郢土而嘗冥山。郢土在南。冥山在北。背道愈遠矣。自古皆有死人。非信不立。故豚魚著信之所及也。允哉斯言。非信不成。齊桓不背曹劌之盟。齊桓與魯莊會于柯。曹劌手劍從之。管仲曰。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仲顧公曰。君許諾。公曰。諾。曹子請盟。公下與之盟。曹子標劍而去。桓公亦不怒。信著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晉文不棄伐原之誓。文公伐原。令士卒齎三日糧。糧卽還至圍原城三日。不降。文公令還吏曰。原不過三日。將降矣。不如待之。公曰。已約。得城失信。吾不爲也。原人聞之。請命自降。諸侯由此多歸附。吳起不虧移轅之賞。起欲伐秦。恐士卒不信。乃埋車轅於市東門。書曰。有能移著西門者。給田百畝。黃金百斤。三日無敢移。更書曰。能移者。給田五百畝。黃金五百斤。時一人來移。卽賜之田五百畝。金五百斤。於是士卒勇於攻戰。伐秦遂克。魏侯不乖虞人之期。虞人掌山澤之官也。文侯與人期獵。明日欲發。遇大雨。左右諫止之。文侯曰。吾志不怠於獸禽也。吾固已與虞人期。恐失信。遂冒雨以進。用能德光於宇宙。名流於古今。不朽者也。故春之得風。風不信則花萼不茂。花萼不茂則發生之德廢。夏之得炎。炎不信則草木不長。草木不長則長嬴之德廢。秋之得雨。雨不信則百穀不實。百穀不實則收成之德廢。冬之得寒。寒不信則水土不堅。水土不堅則安靜之德廢。以天地之靈

氣不信。四時猶廢。而況於人乎。昔齊攻魯。求其岑鼎。魯侯僞獻他鼎而請盟焉。齊侯不信。使柳季云是。柳季魯之信人。則請受之。魯使柳季。柳季曰。君以鼎爲國。信者亦臣之國。今欲破臣之國。全君之國。臣所難也。乃獻岑鼎。小邾射以邑奔魯。魯使季路要我。君無盟矣。乃使子路辭焉。季孫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子路曰。彼不臣而濟其言。是不義也。由不能矣。夫柳季。季路。魯之匹夫。立信於衡門。而聲馳於天下。故齊邾不信千乘之盟。而重二子之言。信之爲德。豈不大哉。秦孝公使商鞅攻魏。魏遣公子昂逆而拒之。鞅謂昂曰。昔鞅與公子善。今俱爲兩國將。不忍攻。願一飲醪。休二師。公子許焉。遂與之會。鞅伏甲虜之。擊破魏軍。及惠王卽位。疑其行詐。遂車裂於市。夫商鞅。秦之貴臣。名重於海內。貪詐僞之小功。失誠信之大義。一爲不信終身尤。卒至屠滅爲天下笑。無信之弊。豈不重乎。故言必如言。信之符也。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教而行。誠在言外。君子知誠信之爲貴。必忱信而行。指麾動靜。不失其符。以施教則立。以蒞事則正。以懷遠則附。以賞罰則明。由此而言。信之爲行。其德大矣。

思順第九

七緯順度。以光天象。天象五星如連珠。日月似合璧。五性順理。以成人行。行象爲美。美于順也。夫人爲失。失在于逆。故七緯逆則天象變。五性逆則人道敗。變而不生災。敗而不傷行者。未之有也。山海爭水。水必歸海。非海求之。其勢順也。塞利西南。坎上艮下爲塞。就土順也。不利東北。登山逆也。是以去濕就燥。火之勢也。達高從下。水之性也。今導泉向澗。則爲易下之流。激波陸山。必成難昇之勢。水之無情。猶知達逆趣。